

短篇小說獎二獎

迷霧中的安娜



蔡雨氛

作者簡介——

蔡雨氛，本名蔡宜芬。一九八八年生，台南、高雄長大，歷史系畢業。從事影視編劇和剪輯，現任職於看不見電影工作室，同時就讀於東華大學華文所創作組。近期代表作品《聽海湧》（擔任編劇）、《鑽石水族世界》（擔任剪輯）。

得獎感言——

謝謝林榮三文學獎，激起我動筆的欲望。
謝謝《聽海湧》、謝謝《鑽石水族世界》，
沒有參與過虛構的劇本創作和真實紀錄片的剪輯，難以寫出〈迷霧中的安娜〉。

迷霧中的安娜

第一次遇見真的安娜，是在邊界咖啡館外，深夜時段總有年輕人在那裡跳鐵軌。那日夜裡，城裡一樣彌漫著大霧，視線只有兩隻手臂的距離，我認出襯托她腰身的紅皮外套，嘴巴不自覺地喚出她的名，那時安娜正躍起雙腳，想跳過位在鐵軌上的長途列車，她聽見自己的名字，在空中轉過頭來，遮住她臉龐的面罩滑落，在那一瞬間，我們雙眼注視著彼此，就那麼一瞬間，火車便阻擋了她和她，但就這麼一瞬間，畫面定格在我的腦海裡，成了永恆。

會說真的安娜，是因為早在這次相遇前，有好長一段時間，我都注視著螢幕裡的安娜。

安娜這個案子要來的時候，正準備收掉我和大飛經營的電影工作室，邁入三十歲的人，少做點夢，面對現實比較實際。不過大飛的兩隻腳還跨在放棄和堅持兩邊，總把我放進紙箱要拍賣的器材，拿出來擺回防潮箱裡。我踢了大飛一腳，拉開窗簾，推開玻璃窗，掐著他的頭朝外，我問在這樣一片茫霧之中，到底能看到什麼？大飛關上玻璃窗，甩開我的手，走回紙箱旁，抱出裡頭的攝影機。媽勒。我敲敲鐵鋁窗框，告訴他，這座城市沒有一天肯為我們撥開雲霧，永遠看不見未來。大飛不肯看，不肯聽，別過頭去，喊著再給他幾天時間，垂死也要掙扎。

大飛那傢伙的話我沒放在心上，趁他人不在時賣了一隻穩定器，一組圖傳，一副 mini-mic，接著

準備賣掉一套剪輯設備，那是工作室剛開張時購入的電腦，陪著我們熬過無數夜晚，並肩產出無數部青澀作品，賣了它就能鐵下心，徹底終結電影夢。沒想到那天早晨，我把設備裝箱準備抱出去面交時，城裡的雲霧忽然散開了。我先感覺到老舊的窗框隱隱震動，日光燈忽明忽暗，接著聽見外頭傳來一只悶雷聲，很快地震動強度增加，窗框發出猛烈的空隆聲響，我走過去拉開窗簾查看，什麼都看不到，外頭依舊白霧一片，於是我又回頭接續裝箱整理，過沒幾分鐘，桌上的手機震動起來，幾個新聞傳媒App不停推送鐵路地下化動土的消息，剛剛那只悶雷聲就是記者會現場放了幾枚煙火，無聊，在這滿是白霧的城市，煙火到底要炸給誰看？就在我碎念的這一刻，窗外的霧漸漸散去了，我再度走到窗邊，看到種植在地面行道樹上的綠葉，看到電線桿上八哥的黃嘴巴，我跑出門，衝到頂樓，看見分隔城市東西兩區的中央鐵軌上，炸開幾枚紅色的煙火，雖然紅色短暫綻放後，便化成灰色煙霧，迷霧也一下子就捲回來籠罩著城市，但曾經見證澄清的人，不會忘記追求真實。

那天下午，就收到了案主的 email。

我們從未見過雇主，只知道對方是一家數位媒體公司，靠影片流量盈利。他們固定在週一將拍攝好的素材上傳雲端，我們下載進行剪輯，完成後再回傳上去，按時交稿，款項就會定期入帳，每支完成的影片都有基本費用，那金額是行情的兩倍，起初我以為無論剪多長剪多短都是均一價，後來察覺只要剪出他們喜歡的，款項會再加碼，這事情是我開始著迷於安娜後確定的。

一開始，光是從海量素材裡認出這個人，是否是另一段影片裡的那個人，就搞得我和大飛七葦八

素的，當時完全沒有注意到安娜的存在，她是典型躲避攝影機的人。影片的畫面都是一群年輕人在跳鐵軌，他們只在夜晚行動，每次任務地點及組成成員不固定，每個人皆戴面罩不露臉，我們只能透過身形、穿著風格與跳躍的技巧來辨別。

群體裡的初學者會從最簡單的跳單軌開始，抓好火車即將撞上前的最短安全距離，起跳，彈入空中，在火車頭的正前方躍到最高點，接著把頭面向列車長，展示自己獨特的動作，其實說獨特也不獨特，多半是比中指，或者拉起面罩下端吐個舌頭，不過通常這般等級的，就可以把列車長嚇個半死，別說在事發現場的列車長了，就連我和大飛隔著螢幕觀看，都像是一次一次，跟著差點死掉。

我想起市長曾經煞有其事地喊話，政府絕對在三天內抓到這幫小屁孩，我打開網頁，爬過去的新聞資料，當時的中央警察單位已經接獲命令，開始召集下屬抓人，卻在第一步就卡關了，鐵軌位於東西兩個行政區的交界處，不屬於東，也不屬於西，一時找不到責任歸屬單位，找不到負責任的單位就派不出可以做事的人，而兩區的立法委員又只會在電視上隔空叫囂，還扯出跳鐵軌的絕對都是西區人，因為西區就是窮這般言論。我拍拍大飛，叫他看我電腦螢幕上的新聞。

喂，我們西區就是窮啦。

拎喇仔勒，東區就雞掰啦。啊最後是有沒有去抓人啦？

有啊。

抓到沒？

抓到你現在是還有得剪膩？

後來也都抓不到？

嗯，你偉大的國家就是如此這般。

媽勒，警察市長立法委員通通都給我切腹自殺。

講幹話是我和大飛的提神方式，畢竟那時候我們已經兩天沒睡覺，好幾週都浸泡在一堆紛亂無章的素材當中，使用地毯式搜索，正在把一個名叫奧利多出現在內的片段都找出來，準備剪成一支有主角、有敘事、有情節起伏的影片，就在搜索的過程中，大飛發現在某些片段裡，奧利多也被稱為紅男。靠北，有夠神祕的一群人。大飛雙手搓揉著臉上的油光，語氣聽起來不知道是在景仰，還是在抱怨。

奧利多很常出現，總是穿著紅色皮衣和快要垮下來的牛仔褲，他敢衝，敢跳，肢體充滿爆發力，總是挑兩輛對向列車即將相會的時刻衝出去。他會從西區的水泥牆，跳到東區的金磚牆，連續越過兩組軌道，連續嚇兩位列車長。我們將他不同天的展現，排列成一組有意義的序列，從起跳、飛越、獨特動作、到落地，我適時地變換影片速度，在起跳時放慢，穿越鐵軌時加快，落地時定格，整體節奏非常好，就是飛越畫面的鏡頭運動無法呈現出速度感。馬的，會不會拍啊。這種時候不免要咒罵一下攝影師，然後挺起胸，伸展一下雙手，燃起剪接師的藝術魂，這部影片得靠我的技藝拯救了。

我點開素材庫，埋頭翻閱所有穿著紅色衣服的段落，終於找到一顆低角度跟拍的飛躍鏡頭，畫面

背景帶到火車快速行駛的輪子，完全襯托出我需要的速度感。我將它擺入奧利多的動作序列裡，卻馬上襲來一股劇烈的突兀感，我立刻按下暫停鍵，將指針往前挪，重新播放一次，再回播一次，反覆敲打著空白鍵，心裡頭很確定，這個人不是奧利多。我站起身，跨過已經昏躺在地的大飛，查看他電腦上的順剪軌，愈看愈是伸長腿，狂踢大飛，欸欸欸，靠靠靠。

幹嘛啦？

還有另一個紅男啦！

什麼紅什麼啦……

你在哪一天的素材裡看到奧利多就是紅男的啊？

駒紅什麼什麼都幾點了！大飛有嚴重睡覺氣，他翻過身，帶著不爽的鼾聲回應我，但這完全不減我興致，一股不明所以的興奮感推著我通宵再次檢閱素材庫。我先找到大飛說奧利多是紅男的片段，仔細看影片裡飛躍的身影，他媽的，這個紅男確實是奧利多，但我不死心，繼續找，找到窗外天空染成紫藍色，找到大飛醒來後滿臉困惑望著我，不懂我在執著什麼。

抽掉那顆突兀的畫面，立刻輸出影片，上傳換現金！

這是在做藝術，不懂就給我閉嘴。

靠，是誰說年過三十，要面對現實的？

我頂著黑眼圈瞪了大飛一眼後，馬上轉頭將視線盯回螢幕上，持續沉浸在素材裡，挖出更多另一

個紅男的片段。我清楚知道，奧利多的身體強健有力，跳躍起來扎實有重量，自信注滿在軀體裡，彷彿在宣告所有人，來看我，我會毫不保留全部秀給你看，以致於現場的攝影鏡頭很難不被他拉著走。而這個被我誤放的紅男，身體透露出的訊息恰恰相反，他是輕盈的，自然的，像在水中悠游的。奧利多是紅男沒錯，但是我清楚知道，紅男不只有一個，大霧會糊弄所有人的眼睛。

我新增了一個時間軸，命名為紅男2號，把那些我挖出來的素材置入，在剪輯軌裡組合出迷人的跳躍。紅男2號的軀體纖細，臀部略比肩膀寬闊，起跳時雙手習慣輕輕點觸地面，躍上頂點時從來不對列車長宣示什麼，而是盡情地伸展軀體，像是在水中靠著本能彈跳的水母，姿態順暢而優雅，落地時，紅男2號總以翻滾一圈作結，俐落起身，快速逃離現場。

挑完目前手上所有的素材，我等不及下個週一的到來，急著在第一時間登進雲端下載新素材，找尋紅男2號的身影，我蒐集他身體上每個區塊，他的小腿，臀部，腰部，手臂，肩頸，後腦勺，卻始終沒有臉龐，我好像在拼一幅永遠缺塊的拼圖，永遠無法按下運算輸出鍵，永遠沒有將影片完成的一天。直到某日大飛無預警拔掉電腦的插頭，把我轟出工作室，我才驚覺已經一個月沒有步出紅男2號的世界了。

我沿著鐵軌西牆外的道路散步回家，以前從小學放學時，我和大飛每天走這條路，我們會撿拾掉落地上的土芒果，用力丟過西牆，然後耳朵趕緊貼在水泥牆面上，聽果實落地的聲音，猜測誰的成功越過鐵軌，安穩落在東牆外的那一側。當時我們都太矮小，跳不上牆壁一探究竟，我生在西區，長在

西區，直到現在的工作和生活都在西區，實在找不到動機跨過鐵軌去到東邊，唯一能和那頭產生連結的是小學六年級畢業時，心儀的女孩說她要和家人搬到東區了，她答應，會在另一邊丟土芒果給我，直到她不再喜歡我為止，是說直到今天，我從來沒等到一顆來自東區的土芒果就是。

此時此刻，地上撿不到任何一顆土芒果，當時的果樹已被轆平為馬路，但我的身子可不是個小學生了。我先往後退，拉出助跑距離，奔向牆壁，右腳踏蹬牆面當做助力，奮力一躍，雙手抓住牆頂，用力將自己的身體撐起來，看了一眼布滿霧氣的鐵軌和東邊金色的牆面後，就感覺到長時間熬夜的身體有夠沉重，於是趕緊跳下牆，還跌了個狗吃屎，只好拍拍屁股回家去。進屋前，先買了一顆肉鬆麵包果腹，沖完澡躺到床上，閉眼準備入睡時，腦裡浮現的盡是紅色皮衣輕盈越過列車的身影，我猜想著紅男2號另一個名字會是什麼，想像他臉蛋應該長什麼模樣，我覺得她是個女孩，絕對是，十九歲，好吧，頂多二十一歲，東區人，對，絕對是東區人……

才剛睡著，就被大飛的來電聲吵醒。看到手機上的時間，驚覺我竟然從黃昏睡到另一個黃昏。大飛在電話中只說一句點開他傳來的連結後便掛斷，我一看，他媽的，大飛把我未完成的紅男2號上傳了，我急著回電罵人，劉大飛！你傳屁傳！那影片還缺……大飛叫我閉嘴，先看流量數字再說，我實在不知道睡著的這一天，真實世界怎麼了，紅男2號的影片已經在網路上爆紅，我不敢置信，重新整理頁面好幾回，確認眼前看到的數字是真的。大飛馬上又打來另一通電話，大吼著發了發了！因為他前一秒去查看公司的帳戶，雇主給的獎金多到他確認了好幾次後面幾個0，這是工作室營運以來，收

入最高的一次，也夠我們一陣子不用苦惱回收夢想這件事了。

那幾天，我沒事就拿起手機滑一滑社群，隨便點開都是紅男2號的影片，轉貼的、分享的、解析跳躍姿勢的、自己載下來二創的，什麼都有，我確實因為到處都有自己作品的痕跡而沾沾自喜，全世界對紅男2號的痴迷，都是透過我的手、我的眼光、我的技藝，不過我還是念了大飛兩句：急著跟錢低頭，你他媽一輩子成不了偉大藝術家。

你真的不知感恩，那好，我不會告訴你紅男2號的名字。

啊？我放下PS的把手，轉頭看旁邊正在拚命打怪的大飛。

欸欸欸，你幹嘛，手要動啊！

你最好知道啦。

靠北，靠，幹！齁！

電視螢幕上，我們兩個在遊戲裡的分身，被一隻怪物彈飛到鏡框之外，大飛這才放下遊戲把手，雙眼直直盯過來。

我整天盯著他的素材看，我都不知道了。

好喔，你說我不知道，那我就不知道。

大飛說完，眯起眼睛，揚起單邊的嘴角，又轉過頭去，準備重新遊戲。從幼稚園同學到現在，唯獨藏有真正祕密，大飛才會出現這號表情。

雞巴人。我搶走大飛的把手。快說！

身在迷霧中的人，不識廬山真面目。

三小啦，講清楚。

駒，你老是有紅色衣服的片段，不要忽略發生在景框之外的事情，大一基礎紀錄片，同學，上課都在打瞌睡喔。

靠。我馬上站起身，到工作區打開電腦，懶得理大飛在後面喊著要繼續打怪，我一屁股坐下來，再度跳入鐵軌上布滿迷霧的世界，終於找到紅男2號另一個名。

大飛能夠發現「安娜」這個名字，其實就從我第一次發現紅男2號那顆鏡頭下手的。他擅自輸出我那缺一塊拼圖的影片前，還算有點良心，試圖在素材堆裡找安娜的臉龐，於是找出那顆紅男2號跳躍時背景帶到行駛中火車車輪的鏡頭，也就是當時被我誤植在奧利多序列裡的畫面，大飛抄下檔案的拍攝日期和時間，再從這個時間點去找其他攝影師在同時間於不同角度拍攝到的素材，就在這裡聽到安娜的名字。

我推估現場約有二到三位攝影師，有的攝影師負責拍攝景框較廣的群體鏡頭，有的負責待在遠處用長焦鏡頭捕捉，有的近距離拍攝特寫，這幾種都偏向定點拍攝，最後一種會將機子綁在身體上，跟著跳軌者跳躍，這類移動鏡頭較有速度感和臨場感，但也考驗攝影師的身體能耐。那顆誤植鏡頭，從火車車輪快速轉動的畫面開始拍，接著追上安娜奔馳的雙腳，接著鏡頭拉升，跟著安娜彈跳，卻跟不

上她在空中翻轉，也跟不上她的落地。我仔細觀看同時間其他角度的素材，在最廣的鏡頭裡看見兩位攝影師正在追著跳軌者群跑；在另一顆長焦鏡頭畫面裡，看見一名穿著白色帽T的跳軌者，正要從火車頂上下墜；又在另一顆試圖跟拍特寫的鏡頭裡看見一片模糊的影像，卻在這裡聽見攝影師和跳軌者之間的談話聲。

紅男要跳了，快快快。

哪裡？媽勒，根本看不清楚。

前面這兩句，我推測是兩個攝影師的對話，搭配這段聲音的畫面是兩、三名跳軌者的身體，不過攝影機顯然完全跟不上，我只得到如同白霧的殘影，影片中腳步踩踏鐵軌碎石的聲音持續傳來，接著突然一個短暫劇烈撞擊聲，畫面變得烏漆墨黑。

幹。

看起來是攝影師連同機子跌倒在地，全黑的畫面裡傳來一團笑聲，有個聽起來才剛進入青春期的男聲告知攝影師。

那安娜啦。

啊？

哩系得安娜的安娜啦。

鏡頭似乎正在努力拔起，往男孩的聲音追逐過去，不過當鏡頭PAN上時，男孩早已不見身影，

在滿是白霧的風景中，我聽見一陣笑鬧聲由強漸弱，這段素材就停在這裡。

我從螢幕裡抽出身，回頭瞪在電視沙發區打怪的大飛。

安娜？大飛頭轉過來對著我說，然後顆顆地笑起來。

我瞪著瞪著，竟然也跟著笑起來。

後來，和大飛溝通剪輯時，我會稱安娜為安娜，每週一下載新素材，會把安娜的片段放到名為安娜的資料夾裡，剪輯時把專門剪輯安娜的時間軸命名為安娜，我打從心底，把安娜認做安娜了。

安娜影片爆紅後，網路上三不五時就出現模仿搞笑影片，像是某網紅在身上套一張紅色塑膠袋，自拍起跳，下一顆鏡頭接紅色塑膠袋自行飄向空中，旋轉又跳躍地飛過一輛火車；也有拍自己家三歲小孩跳名牌紙雕小火車的，這種肯定要讓孩子不小心踩爛來製作笑果；當然也有為了滿足安娜到底長什麼模樣的好奇心，故意找眼歪嘴斜的人來反串的。由於引起了大眾關注，民代們也趁這波熱潮在議會裡高調幫人民回憶當年，都幾年過去了，政府機關竟然還沒找到人來抓小屁孩。這段期間，對方提供的素材裡穿紅色衣服的跳軌者激增，搞得我和大飛得花大把時間分類素材，但不管有多少紅衣想要魚目混珠，我都能挑出真正的安娜，甚至覺得面對這麼多想複製安娜的現象，有必要剪一支影片表明安娜的獨特。

我想起奧利多，是他讓我看見安娜。我決定運用當初誤植時產生的突兀感來襯托安娜的獨特，這種出現新靈感的時刻，總是熱血沸騰。我以安娜為核心，先挑選出她在素材中最漂亮的跳躍鏡頭，像

是一顆仰角定拍安娜躍入空中，在拋物線的頂端輕盈翻圈，再沿著拋物線下墜，最後完美出鏡。確定安娜的畫面後，再去找其他紅色衣服跳軌者類似的鏡位，把兩顆畫面並置，製作出對比效果，當然後者用來襯托的安娜的畫面也得精挑細選，像是那些躍入畫面時翻滾不順暢的，體態NG又剛好衣物掀開露出肚皮的，這類最容易被我挑中。

這支專為安娜設計的影片又是一項浩大的工程，光是找尋相似鏡頭就要大半天，加上攝影師捕捉安娜的畫面大多構圖偏移，將安娜放置在邊陲地帶，我會一顆一顆修正，將安娜挪移到畫面的視覺重點中。在我浸泡於安娜宇宙的這段期間，大飛總共產製了四支影片，不過這回他不再碎念，因為影片一上架，流量轉換到帳簿裡的數字又夠我們過一段好日子。

影片上架那晚，大飛從帳簿裡的數字轉換一台摩托車，我們雙載從西區的南端一路往北，想去跳軌者常常聚集的邊界咖啡館好好慶祝一番。我坐在機車後座，大飛側轉過來告訴我，之前工作室準備收掉時，他一個人跑到邊界咖啡館買醉討拍，果然天不滅我們，剛好碰到同行表明正在剪輯跳軌案，順手引介機會，我們才有今天。大飛的聲音和風交雜在一塊，戚戚颯颯飛到耳邊訴說著，我眼睛直視前方，西區的縱貫公路非常筆直，兩排平行的路燈往地上照出好幾束白光，霧氣在光下流動著，強調它們時時刻刻都在我們身旁。我們在沒有變化的路上騎了好久，眼睛乾澀起來，道路終於開始向東方彎曲，這表示快到城市北端的盡頭了。K城的形狀三歲小孩都會畫，就是一顆圓渾的鵝卵石，四周由群山圍繞，轄區分化也非常簡單，一條鐵路穿過正中間，東邊就是東區，西邊就是西區。

咖啡館內客人三三兩兩，門上掛了一塊看板，上頭手寫「倒數營業」四個字。我們等了許久都沒見服務生來點餐，卻先看到巡邏員警走進來，這下才有一個約莫六十歲的女人穿著圍裙從廚房跑出，只見她搖頭又揮手，告知員警今天年輕人沒來跳，警察揮揮手表示知道後便離去。終於女人來到桌邊幫我們點餐，她是老闆，是廚師，也是服務生，因為鐵路地下化的工程，店要收了，之前的人手已經先行辭退。

怎麼不遷到別的地方繼續營業？我和大飛這麼問。

不在邊界上就不是邊界咖啡館啦。老闆這麼回。

這家餐廳確實不偏不倚位在東西區的邊界上，具體來說是在鐵軌底下的地下道裡，通往東區和西區各有一道門。我和大飛依舊用幹話搭配牛排和咖啡，嘴巴忙碌時，我的眼睛卻不由自主地落在咖啡館東門上的海報，上頭有一名削著俐落短髮、穿著紅色T恤的混血女孩，站在藍海白沙前回眸；用餐期間，大概有四到五輛火車從頭頂上匡噹飛過，我的腦海也無法控制地浮現紅色跳躍；離開餐廳前，對桌幾名看起來在東區科技圈上班的男子，正在討論以文字生成圖像的研發技術，我看見他們的手機上播放著安娜跳躍的影片。

接下來幾週，我為安娜特別剪輯的新片持續發燒，可是我卻焦慮得不得了，因為安娜在接下來的素材中消失了。先是第一個週一，紅色衣服的跳軌者幾乎占滿新素材，我卻找不到安娜最自然不造作的紅色跳躍，努力捺住性子等待下個週一到來，趕緊下載新素材，依然遍尋不著安娜的身影。我一下

坐在剪輯台前重刷雲端資料夾，一下坐到沙發區重刷手機網路上的安娜影片。大飛受不了我的焦躁，那裡面不是只有安娜這個人，去開發新的安娜啊。我嘗試點開其他人的跳躍，實在看不下幾秒鐘就關掉，走到窗檯邊，望著外面蒼白一片的風景，望著望著，步出工作室，沿軌道西牆外側行走，走過第一個社區車站，再走過第二個，繼續走過第三個時，決定回頭進入站內，搭上每站皆停的區間火車，一路往北到邊界咖啡館，再從邊界咖啡館回到南端。後續好幾個睡不著的夜晚，我都讓火車帶我南北來回走，坐在車廂內，不時得把窗戶上的水蒸氣抹掉，看著各站旅客上下火車，有時看著看著我就睡著了，醒來時再接續一樣的風景，等待那迷人的紅色跳躍出現在我眼前，即便像閃電一樣閃過也好。

安娜失蹤了好長一段時間，但是網路世界的安娜沒有停滯。網友們將我特別為安娜剪輯的新影片發揮到極致，有將自己搞笑的跳躍和安娜擺在一起的，也有開始模仿那些NG跳軌者的，盡是各種意想不到的拼貼和再製，將安娜不停地延伸下去。也有無法只滿足於網路裡的安娜，像我這樣跑到真實世界找尋的，其中一群人因此經營起頻道，將找人的過程拍攝下來，每週上架的影片都有「這次真的抓到了！」等斗大標題，但每回都沒有真的找到，還吸引正經八百的科學節目來討論，在滿是攝影鏡頭的現代、動不動就肉搜的世界，如何成功保有隱私，甚至完全不留網路足跡，而另一部分相信都市傳說的網友，開始認為安娜根本就不存在於這世界上。我常常滑看這些有的沒的影片，彌補真實世界裡安娜的空缺，已經記不得多長一段時間後，才看到那支將我推至深淵中永遠撥不開迷霧的影片。

那支影片以我剪輯的為基調，但是將所有當初我找來對比安娜的NG跳軌者身影，通通變成安

娜的身體。第一次看的時候，我真以為安娜回來了，馬上將影片傳給大飛，大飛已讀不回我整整三個小時，我直接衝到他家敲門，大飛卻冷靜地把影片放大三倍，要我仔細看，這隻右手有六根手指頭，安娜右手有六根手指頭嗎？這是工程師將所有安娜的畫面餵養給A I，再讓A I產製出虛擬安娜，讓虛擬安娜去執行其他跳軌者的動作，於是就做成似真又非真的安娜了。聽完大飛的開示，我的世界反倒更加模糊，手機輪播無限次A I的影片，有無限個真假安娜在眼前不停飛躍，我愈看不清楚，就愈想看清楚。

夜裡，我再次回到區間車上，雙眼緊貼車窗，隨著列車停靠又行駛，往南又往北，觀看置身在迷霧中的每一個人從車窗邊掠過，夜夜又夜夜，似乎看盡城市中的每一個人，仍舊看不到安娜真實的一抹身影。在鐵路地下化工程開挖前一天，火車最後一次從邊界咖啡館啓程往南，輪子滾動起來那一刻，我終於透過車窗看見只會出現在螢幕裡的紅色跳軌者，他們一伙人快速從東側和西側湧上，但是來不及了，火車速度愈來愈快，我顧不得一切，衝到前方按下緊急按鈕，整輛列車發出高亢刺耳的逃生提示音，等到火車緩慢下來，我抓起車門旁的擊破裝置，奮力撬開車門，跳下火車，進到迷霧之中，進到那團到處飛竄的紅色群體之中。片刻，我毫無方向，只能盲目跟著人群奔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跑到列車的最後一節車廂，認出那輕輕點觸地面的雙手，認出那襯托腰身的紅皮外套，認出那輕盈如水的彈跳，我喊了安娜兩個字，她回過頭來，遮住臉龐的面罩滑落，我看見安娜小巧的鼻子，單薄的嘴唇，深邃的雙眼，眼神帶著探究，她正在注視著我，只有一瞬間，我就被後方追趕上來的攝影師撞

倒在地，當我奮力抬起頭時，安娜早已跳過車廂，去到東邊那一側，再次沒入霧中。

接下來一週，我反覆在腦袋裡回味那一瞬間，漸漸地，把安娜回眸的臉龐定格成一張圖像，刻畫在腦袋裡，成為永恆。過了一週，我等到了新素材，找到那位把我推倒的攝影師捕捉到的畫面，裡頭確實有安娜的身影，有我和她相遇那一瞬間的片段，但是素材裡的安娜面罩沒有滑落，沒有回頭，沒有用她深邃帶著探詢意味的雙眼看著我。我不相信，去找同一時間不同攝影師拍攝不同角度的素材，一樣的，面罩沒有滑落，沒有回頭，沒有安娜的臉龐。

不可能，劉大飛，我真的看到了。

大飛抓抓頭，重播仔細再看一遍。我不知道啊，這段看起來沒什麼破綻。

不可能啊，難道是我記錯嗎？

嗯……也不是沒有可能啦。

幹，還是他們用AI動過手腳啊。

大飛深吸一口氣，卻吐不出任何一句話來。

我待不下工作室，走出門，走到鐵軌西牆，站立片刻，望著這堵灰灰舊舊的水泥牆，愈望愈不順眼，往後退幾步後跑起來，衝到牆壁前，踏蹬立面，翻過西牆，跳到鐵軌上，我一路沿著軌道向北走，沿途看到好幾個段落已經開始進行挖土工程，怪手停擺在一旁，我想像不到這座城市再也沒有邊界的樣子，更無法想像再也沒有安娜跳躍身影的未來，他媽的，這世界依舊渾沌不清，我試著伸手撥

開迷霧，撥著撥著，跑了起來，我想起曾經見證的澄清，行道樹的綠葉，八哥的黃嘴巴，炸裂在天空的紅色煙火，我一路跑，跑過好幾個區間車站，跑過已經停止營業的邊界咖啡館，跑到無路可跑，跑到城市的盡頭，抬頭一看，那裡矗立著無數根通往天空的巨大水泥柱，每根柱子都被燒成黑炭色，旁邊的廠房燃燒著熊熊火焰，製造出團團白色粉塵，不停通過水泥柱往城市裡送，讓我們每一日每一夜，都深陷在迷霧之中。我仰望著，看見了迷霧的源頭，卻依舊只能置身在迷霧的世界裡。

末世程式迷霧

郭強生

這是一篇極具創意的作品。近年來以網路為題材的小說很多，但多只能停留在功能性情節的表面層次，例如詐騙或網紅，很少見如這篇作品，能以文字帶領讀者進入更深層的影像世界，以及網路媒介如何影響了個人的精神狀態。這篇的題材設定讓人耳目一新，以年輕人跳鐵軌影片在網路上瘋傳，帶出一則紅衣女的都市傳說，究竟真有其人還是AI生成科技，一步步譜展出末世反烏托邦的主題。在閱讀的過程中，彷彿影像畫面就在眼前，眩迷著讀者進入虛實難分的程式迷霧中，更是成功的文字實驗展示。